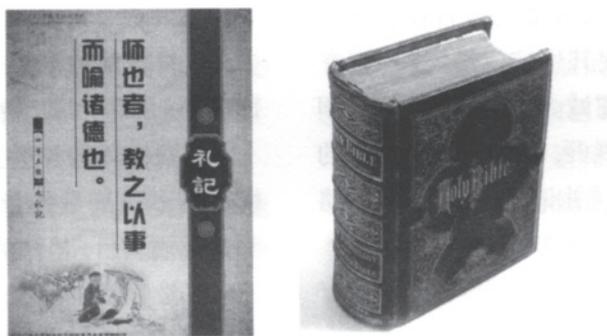


中西神灵文化的价值引导及作用

◎ 唐志伟



【摘要】 中西神灵文化因其不同的渊源传统而风格迥异。其差异性带来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中国文化重现世，学以致用；西方文化尚思辨，学以致用知。由此而衍生出精神领域的不同信仰和追求，对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中西文化；祭祀目的；场所影响；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125-5

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人类长期以来由所处地域、条件和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形成的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中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涵盖传统文化的要害，精神的基本点是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西方传统文化则更侧重于理性。

尽管如此，中西方文化却都有对神灵的崇拜。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神秘而恐惧的。风云的变幻、日月的运行，山石树木的生长、飞禽走兽的游弋，都被视为有神灵主宰，

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既哺育了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人类在感激这些神灵的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畏惧，因而对神灵顶礼膜拜，祈求降福免灾，神灵成为人类自古以来的祭祀对象。祭祀礼仪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其作为五经之首。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原始人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祭祀也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祭祀的目的在于建立人与神的对话，与西方宗教的原初意义基本相同，这从“宗教”一词的起源

【作者简介】 唐志伟，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成都 611731。

来自于拉丁语religion 和 religio (意为人在祖先崇拜、神灵敬仰和巫覡献祭等宗教礼仪中的态度和行为, 是人对神灵的敬畏、义务和尊崇)可以得到佐证。认为人与神彼此是一种“献”与“报”的礼尚往来的关系, 即祭祀者虔诚的“奉之以物, 导之以礼”, 而神灵则报以“赐福”或“禳解”人之祸灾。其次人类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幻觉梦境, 感觉神秘而难以理解, 古代先民相信, 人死后其灵魂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人的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 并可以作祟于生者, 使其生病或遭灾。所以在祭祀这些神灵时必须虔诚。孔子对于祭礼的阐述, 就紧紧围绕“敬”而展开, 强调祭祀者内心的“虔敬”和真实的情感。《礼记·檀弓上》中子路曰: “吾闻诸夫子, 丧礼, 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 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祭礼, 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 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论语·八佾》中也有“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的论述。神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不同的祭祀中。虔诚的祭祀支撑起人们的信心, 神灵的威力在为人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厄中显出崇高的地位。当人们踏进祭祀之地时, 莫不怀着几分小心和肃穆, 揣着或多或少的虔诚, 仰视着高高在上的神灵, 神的高大和人的渺小构成鲜明的对比。人们在对神灵的企求和期盼中想象和塑造着神灵的形象, 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 对神灵的崇拜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 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神的外貌差异, 还可以感悟到不同文化下的内在区别,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神灵形象体现文化差异

中国人崇拜的神灵大多面容慈祥, 西方人崇拜的神灵大多苦难深重。崇拜者企求愿望的不同, 显示出精神追求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信奉的神灵众多, 主要有道教的三清、四御、真武大帝和西王母; 佛教的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弥勒佛; 沿海地区和海外的很多华侨还信奉妈祖, 即海神娘娘。

依据道教哲学“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

生万物”的“三一”观而产生的三清, 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总称。元始天尊是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 被供奉在三清殿的中央, 头上发出灵光, 左手虚拈, 右手虚捧, 象征着“天地未形、万物未生”的无极状态。灵宝天尊被称为“太上道君”, 手持太极图或者是玉如意, 象征着世界从无形向有形过渡的“混元”状态。道德天尊即老子, 在三清殿中居于右, 老君像的神态一般是白发、慈祥、微笑, 手执太极扇或拂尘。道教尊神的形象一个个仙风道骨, 表现出和蔼慈祥的面目和端庄祥和的姿态。

佛教供养的神灵主要是佛和菩萨, 无论是佛祖释迦牟尼还是观音菩萨、大肚弥勒, 佛的形象都是慈眉善目, 菩萨的形象完全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菩萨的全称是“菩提萨锤”, 菩提的梵文意思是“觉悟”, 萨锤的意思是“有情”, 菩萨就是“觉悟而且有情的人”, 菩萨的“情”也在她的慈祥的面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而生活与大海有关的渔民崇拜的妈祖, 则活脱脱是观音菩萨的翻版。这些被中国人供奉的神像, 承载着达观、和善、自在、慈悲和吉祥, 受到中国人普遍的喜爱。

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是至尊的真神, 即上帝。基督教相信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造物主, 教堂里供奉的一般都是基督圣像、圣母玛利亚像和耶稣受难像、天使像等, 供信徒们朝拜。其中耶稣受难像是西方人礼拜时的最普遍的。耶稣被痛苦地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痛苦的表情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身躯带给朝拜者一种自身的罪恶感和震撼, 朝拜者们恨不能洗刷净自己的罪恶来缓解耶稣的疼痛, 解救耶稣的苦难。

为什么中西方崇拜的神灵形象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究其根源, 在于文化的差异, 而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结果表现出崇拜者的目的: 中国人强调功利性, 西方人重视心灵。中国人供奉神灵的目的很多在于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保护和赐福于己, 是一种索取, 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 而这些慈眉善目的神灵, 比面目狰狞恐怖的神灵更具亲和力, 更容易贴近普通的信仰者; 慈善和悦的容貌也

是神灵们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内在情怀的外在体现。西方人供奉神灵的目的在于感谢神灵给予自己的一切，并借此检查自己的过失，希望求得神的宽恕，是一种感恩，表现出的是对社会、对朋友的宽容和爱。当“感谢天父为我们带来的一切”成为普遍的祈祷语言，回报社会，宽容待人就成为自然而然。

二、祭祀的形式与目的迥异

中国祭祀往往以物品供奉神灵，削弱了祭祀者内在精神的修炼；西方祭祀以赞歌表达心怀，有利于祭祀者心灵的净化。

中国的祭祀讲究对神灵的献礼，祭祀者虔诚地“奉之以物，导之以礼”，神灵报以“赐福”或“禳解”人之祸灾，神灵与供奉者之间是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而祭祀品往往都是人间民众的生活用品，如牲畜、果品、糕点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祭祀者完全以人间民众的生活模式来看待神灵的生活，这样一来，神灵的人性在增强，神性在减弱，神灵具有了某些人的习性和爱好，使得神灵更人性化，但同时他们的神性却受到削弱。所以在中国众多的信奉者中，既有十分虔诚的人，也不乏半信半疑之徒，还有一些人本是不信，但求一种吉祥而烧香拜佛的。这样的人难于被称为忠实的信徒，但其数量却不可小觑。神灵的神力被削弱了，其教育的力度则被打折。

与中国传统的祭祀形式相反，西方的祭祀不注重物质的供奉，而着力于对神灵的赞美和歌颂，信徒们以唱赞歌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灵的爱戴。在他们看来，受难的耶稣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大众的幸福，所以应该感恩于他，感谢他为人类带来的福祉。赞歌是崇拜者内在心灵的真实表达，是真心和真情的自然朴实的流露。美国最著影响力的牧师华里克在其著作《标竿人生》里阐明：“人类学家已经指出，敬拜是全人类的渴求，是神为我们造每个细胞的时候亲手放进去的——我们天生便需要与神建立关系。敬拜像饮食和呼吸一样的自然。我们如果不敬拜神，也就会敬拜其他代

替品，甚或最终陷入自我崇拜。”^[1]“敬拜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是为了神！我们敬拜，目的是使神喜乐，而不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动机是为了将荣耀和喜乐归给我们的造物主。”“由于耶稣已为我们献上自己为祭，我们今天毋须像挪亚（挪亚方舟的建造者，爱神胜过爱自己。避过洪水后，为神筑了一座坛，在上面献上燔祭。作者注）那样向神献祭。取而代之的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要‘以颂赞为祭’和‘以感恩为祭’献给神。”^[2]一般来讲西方的祭祀不重物质的敬献，但求对神灵的真心实意和坦诚，追求自己心灵的纯净。神灵在西方人心目中显得十分神圣和必要，祭祀和敬拜成为信奉者每天或每周必修的功课，敬拜者在对神的颂赞和感恩中精神也受到圣洁的洗礼，对神灵表现出更多的是奉献而非索取。强调上帝常在，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带着自己的需求敬拜神。

三、祭祀场所带来不同的心理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的祭祀场所较为随意而自然，西方的祭祀场所严谨而庄重。前者可能造成敬拜者对神灵神性的怀疑和漠视，减弱对自我行为的反省力度；后者有利于对自我反省的加强和对社会道德的遵从。

儒家文化的祭祀传统有祭天（神）与祭祖（鬼）两类，所谓的“别事天神与人鬼也”（《礼记·郊特牲》）。祭天与祭祀逝去的人不同。前者是宗教仪式（“祭如在”），后者是情感的缅怀和纪念，以及人伦关系在情感上的延续（“慎终追远，民德厚望”）。儒家文化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牲》）祭祀的目的在于达到人神沟通，上下交灵的精神境界。人和神的沟通交流需要祭祀的场所。早期的祭祀场所简单而不固定，随时随地均可祭献。高山、大树、水滨、杆下，都可以是祭天之地。随着祭祀的不断发展，逐步出现了固定的场所。古人为了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修建了神庙或祭坛。对于普通平民而言，塔楼、祠堂、庭院、家屋、神龛、火塘都可以成为他们祭祀

神灵、缅怀祖先的地方。祭祀的场所有平地、坛、平坑、宫庙和坟墓五类。平地是最原始最简单的祭祀场所。古人认为，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反而最质朴，往往不用封土作坛，只把一块平地扫除干净即可，古人称之为“墀”。《礼记·礼器》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礼记·祭法》说：“除地为墀。”坛是用土石堆砌成一个高出地面的祭坛。《礼记·祭法》注：“封土为坛。”因祭祀对象不同，坛有不同的形状。古人按照天圆地方的观念，修筑祭天的圆坛和祭地的方丘。坛和墀常位于城郊，偶尔也设于山上。秦汉封禅礼，就是在泰山顶封土为坛以祭天，谓之曰“封”；又在梁父山扫地为墀以祭地，谓之曰“禅”；二者合称为“封禅”。平坑是在地上挖一大平坑作祭坛，古曰“坎”。《礼记·祭法》说：“掘地为坎。”《礼记·祭义》称：“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坛与坎是相对的，坛高起为阳，坎下陷为阴。阴阳的形象代表了古人对日月和天地的理解。宫庙是在坛或墀的基础上又筑墙盖屋而成为“宫”，宫中陈列上祭祀对象以后成为“庙”。“宫庙”最初只是为人神而建造的，后来许多地位不高的神灵有了专门的庙（如土地庙、龙王庙、城隍庙等），宫就成为神灵中有至尊地位的“玉皇大帝”以及具有“天神之子”称谓的皇帝和皇帝的继承人太子的生活起居场所（如天宫、故宫、东宫等）。坟墓是在坟场墓地祭祀神灵，是较原始朴素的方法，多用于祭祀祖先神。古人认为，到坟墓祭祀离祖先最近，祖先神听得最清楚。《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出外游说时，“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返其国不哭，展墓而入”。

敬天祭地属于古代帝王举行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需要与广袤无垠的天和地进行沟通，故祭祀的场所总是选择在郊外的圆丘祭坛和方丘祭坛举行。清代吴门汉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通录》中考证明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扬州学者阮元认为：“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祭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乡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

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说明中国的祭祀对场所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灵活的变通。在变通中蕴涵着的是随意。

这种随意而自然，虽能体现出人神与自然的和睦，体现出对自然的崇敬，但随之而来可能造成敬拜者对神灵神性的怀疑和漠视，进而体现出对自我行为的反省深度的减弱，给敬拜的真诚蒙上阴翳，不利于人们道德行为的约束。

西方则多因宗教信仰而祭祀。人们怀着对神灵的敬仰和爱戴，专门为神灵修建了居住场所，这也是西方建筑的辉煌以宗庙建筑展现的主要原因。教堂的庄严和顶部的高耸，直指通向神灵的道路上。人与神只能在这种空旷的空间才能上下交会，只有教堂类的宗庙建筑才具有此种功能。而这种高大空旷且赋予神性的建筑，其功能是单一的。单一的祭祀功能突出了场所的庄严凝重和严谨，祭祀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敬拜神灵，维护了神灵的神秘和庄重，有利于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规范，对社会道德的遵从，对自我的反省；也有利于信仰的树立。

四、相似的神灵崇拜体现不同的教化功能

中国把对神灵的崇拜作为行为的规劝，西方则把对神灵的崇拜作为一种教育。

作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之一脉的儒家，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时的尽孝，君主在世时的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认可彼岸的世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即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劝告人们此生此世做善事。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论鬼神的目的是教化人们向善、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是对现实人的行为的规劝，西方学术界称之为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则彰显基督教文化的超越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西方文化有典型的“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

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它着力推崇爱，认为人生全关乎爱。

“爱必须成为人的最优先的项目、最主要的目的、最远大的志向抱负。”^[3]《圣经》的教诲是“你们要以爱作为最大的目标”^[4]。“没有爱的人生实在毫无价值。”^[5]基督教义中的爱人如己来源于爱上帝，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甚至不惜抛却尘世的财富，相信上帝才是人类唯一的真正的父。其次它强调人生的价值和使命感：“人的使命有着永恒的价值，你的使命使你的人生有意义。”^[6]“如若你已立志，不惜任何代价去完成你在世的使命，神必毫无保留地赐福。”^[7]人们在完成使命过程中奉献的不仅是物质，更主要是精神。它引导人有目的地生活，因为“只有神的国度是永存的，我们必须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以敬拜、团契相交、

灵命成长、事奉和完成在世的使命，作为人生的目的”^[8]。西方的神灵崇拜不是在成人阶段，而是从一出生就开始进行洗礼，把这种崇拜教育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并把它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方式无疑会给人带来终身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宗教是彼岸的世界，那么儒学则是人世间的学问。这两者并没有好坏强弱之分。只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不同，造成了中西神灵崇拜的差异。在研究这些差异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华夏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赖以自豪的几千年文明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华里克. 标杆人生 [M].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48, 56, 105, 105, 254, 251, 254, 254.

(责任编辑 紫 芝)